

## 禪宗法脈 6\_一花開五葉

恆懿法師 2016 年 6 月 17 日中午講於金佛聖寺五觀堂-華嚴法會期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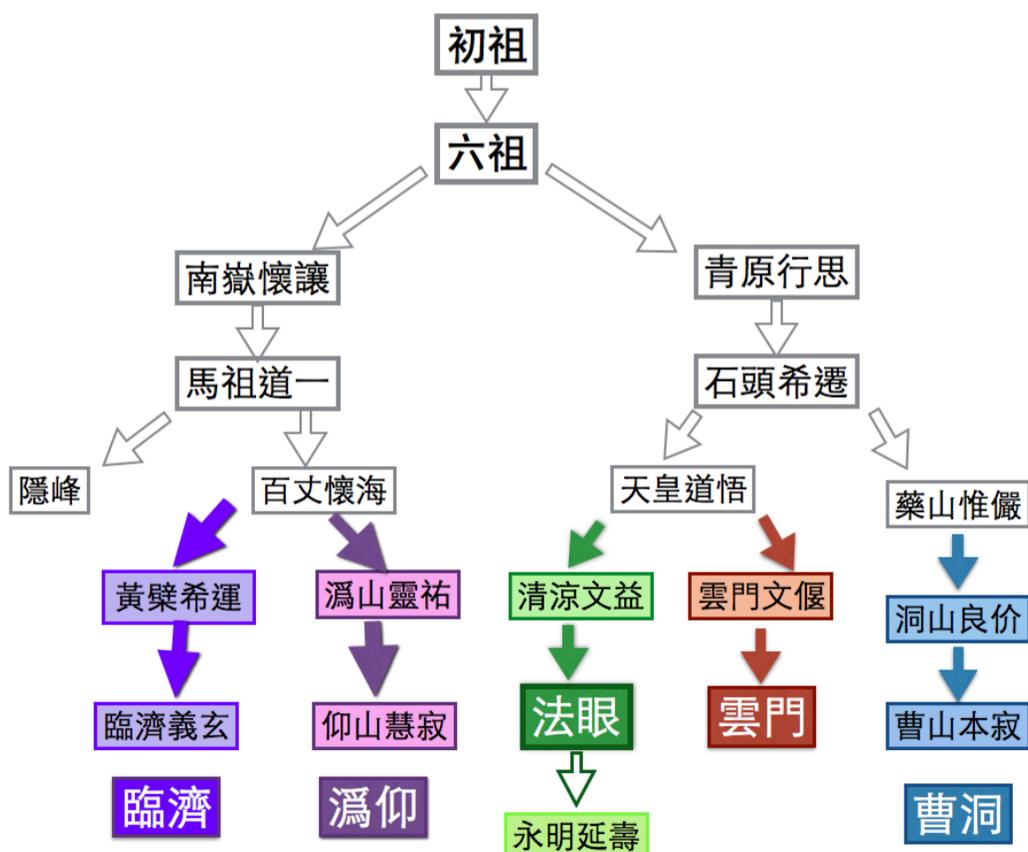
諸佛菩薩，師父上人，各位法師，各位善知識：阿彌陀佛！

我們今天繼續我們的禪宗法脈。昨天講到馬祖道一禪師他捏了百丈懷海禪師的鼻子，百丈禪師就開悟了。

其實在禪宗道場裡面有一句話說：「馬祖建道場，百丈立清規。」在唐朝武宗會昌廢佛，對佛教破壞的時候，有一些禪修者就隱居在江西省；所以佛法在江西就醞釀中，馬祖道一禪師也就創立了一個道場。他就是用「即心即佛」、「平常心是道」的理論來闡揚他的禪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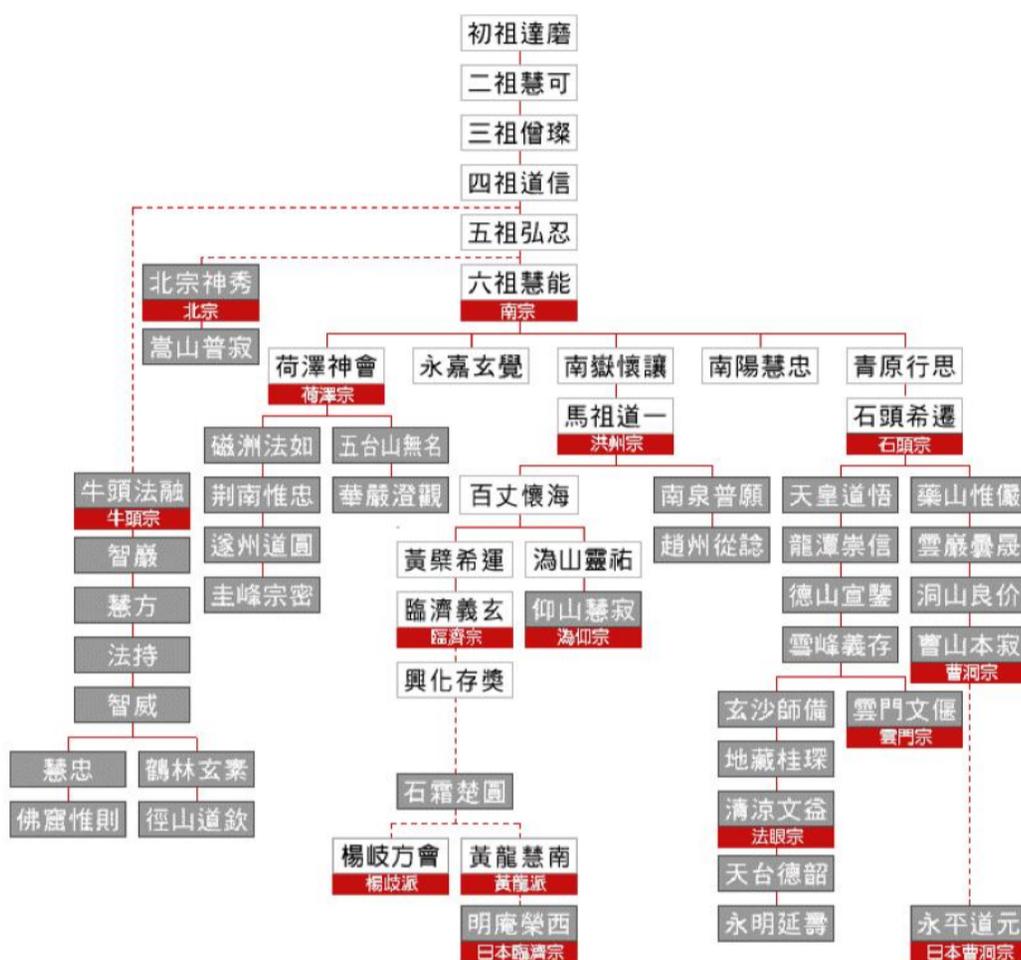
在那時候，很多人都去跟隨馬祖道一禪師，甚至有些要進京趕考的的青年學子就不去「考官」了，他們決定「考佛」。在道場裡面，要進入馬祖禪師那個道場是非常嚴格的，甚至有考試的制度。所以那時候的人就講說：「選官還不如選佛。」所以我們常常講「此是選佛場」，記得師父（宣化上人）以前講過一個偈頌（十方同聚會，皆共學無為；此是選佛場，心空及第歸），這是「選佛場」，這個道場是選出佛來的。所以這就是「選佛場」的一個來源。

出家人越來越多了，道場越來越大了，就需要有一些管理的制度。所以百丈禪師他就立了清規，一套管理的制度，這就是第一部佛教管理的法典《百丈清規》。這也是我們現在的出家眾也都是儘量依循這個清規來做。



你看百丈懷海禪師下邊有兩個，一個就是臨濟宗，一個就是為仰宗。這個就由下一位專門講宗派的人講。

在石頭希遷禪師下邊還有兩個弟子也分了宗派，藥山惟儼禪師下面就是曹洞宗，另外一個天皇道悟禪師就分了兩個，一個法眼宗，一個雲門宗。所以這個就是所謂一花開五葉的五個宗派。



我們先看看石頭希遷禪師下面的兩個嫡傳弟子。因為下邊是曹洞宗、法眼宗跟雲門宗，下邊還有幾個法師，但我想我時間不夠，由下邊的法師來講。所以我就講天皇道悟禪師跟藥山惟儼禪師，有空的話再講下面這兩個。

我先講天皇道悟禪師。他很小就想出家，但是他父母不答應，所以他就故意把自己吃得很消瘦，他父母很心疼，就讓他出家了。出家以後到了二十五歲，就到杭州受具足戒。他受了具足戒以後，持戒非常清淨，在道心方面也很猛力，常常到塚間，就是墳墓旁去打坐修禪。後來他在國一禪師那裡學習禪法五年，他在修行上知道點什麼消息，所以他就隱居山裡，整天就在山裡面跟那些動物為伍。過了三四年以後被人家看到了，所以他就出山，他就參馬祖道一禪師。馬祖道一禪師也是印可他的了解、他的體悟。他在馬祖道一禪師那裡兩年，以後就到了石頭希遷禪師那邊。

他剛開始禮石頭希遷禪師的時候，就問：「如果我離開定慧的話，我用什麼法來教導人？」結果石頭和尚就說：「我這裡無奴婢，離個什麼？」意思說，我這裡隨時都是主的，哪裡有什麼這些「定」「慧」閒事。一切都是主的，所以

有什麼東西要離？所謂定慧都不是主要的，都是其次的，證得自性是主要的。又中間一些對話之後呢，石頭希遷禪師就告訴道悟禪師說：「你還有身見。」道悟禪師就說：「如果我真的有身見，那我怎麼跟後人開示。」石頭和尚馬上就問他說：「誰是後人？」他這麼一聽，就大徹大悟。從此以後，他以前在國一禪師、馬祖道一禪師所獲得的心得都沒有了，都掃蕩無餘。這是過去他得的只是一些心得，不是大徹大悟，那些都是讓他還有執著；所以當他大徹大悟以後，這些執著都沒有了。

有一次他也問石頭和尚說：「曹溪的弟子是誰得道的？」石頭和尚說：「會佛法的人得道。」他就說：「師父，你有沒有得道？」他就問石頭和尚。石頭和尚說：「我沒有。」他說：「那你為什麼沒有啊？」石頭和尚說：「我不會佛法啊！」所以這就是要我們思維的，為什麼石頭和尚他說他不會佛法！有沒有想到，為什麼他不會？可以這麼說，我們所學的經、論啊那些道理，是佛學，不是佛法。

有些人，比方說誦經、拜佛、持咒、念佛、打坐，他以為是佛法，其實也不是佛法，那都是一種表相，是儀式跟表相而已。真正的佛法不是這個！所以我們在禪宗這邊祖師大德的談話之中，就了解到他們的程度、他們的心量是怎樣的。那我們也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多多的思維，多多的體會，希望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；希望也能夠得到一點消息。

後來因為這位天皇道悟禪師他開悟以後，就到了荊州去弘揚佛法，那個地方的男女僧俗都很歡迎他，他度化的人非常非常之多。《高僧傳》裡面有講說：以前有個優波鞠多尊者，他是西天四祖。他曾經是度了一個人他就丟一籌。「籌」，就是用竹子做的計算用的工具。它長四吋，他丟滿了一個石室；那個石室高六丈，縱廣也是六丈，那個籌全部丟得滿滿的，可見他度的人有多少！道悟禪師度的人比他還多，可見他不但道德很高尚，他的法緣也是很興盛。好比，有個叫做右僕射裴公，是一個很大的官，他是很清正的官員，他聽說道悟禪師的道德，就帶著重禮去禮拜供養他，對他問佛法。道悟禪師對他不卑不亢，任何人來了他都坐著跟他見禮，不管是高官或者是販夫走卒，他對人都一樣的禮數。他就講說：「佛法之中，一切都是平等的，不管高低貴賤，出家人怎麼可以跟世俗人一樣？」正因為他這樣，裴公對他更加尊重，就皈依他。

道悟禪師的禪法，最主要他的主張是「理可頓悟，事須漸修」。所以他也很注重戒律，也很闡揚《華嚴經》玄妙的境界。他還主張「一念不起，即見佛心」的頓悟思想。這就是道悟禪師。

他有個弟子叫做（龍潭）崇信禪師。崇信禪師沒出家前，是很窮的人家孩子，他家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，他就得天皇道悟禪師的寺院（天皇寺）旁邊

擺個攤子賣餅的。道悟禪師可憐他，就把這個寺裡邊一間小房子給他住。崇信禪師就為了感恩，每天都送十個餅給道悟禪師；但是，禪師每次就收下九個餅，一個餅還給他。有一天他終於忍不住了，就問禪師說：「餅是我送給您，您怎麼每天都還我一個呢？」道悟禪師回答說：「你能送我十個，我為什麼不能還你一個啊？」他說：「我既然能送您十個，那我還在乎您一個！您為什麼還我？」道悟禪師就笑了說：「一個你嫌少嗎？十個我也沒嫌多！」他聽了好像覺得有點什麼領悟，就要求出家。道悟禪師就說了：「因為一生十，十生百，乃至能生千萬，諸法都是從一而生的。」他隨口應道說：「一生萬法，萬法歸一！」道悟禪師看他蠻有根器的，蠻有悟性的，就讓他剃度出家。

所以這一段的表現就是所謂的「一多不二，或你我、能所或心物都是不二的。」他要闡述的道理是這樣子。

崇信禪師在那裡住了一陣之後，都沒有聽到道悟禪師的開示。有一天他就問道悟禪師說：「我從來這兒到現在，都沒有聽到你教導我些什麼。」道悟禪師說：「有啊！從你來了，我隨時隨地都在教你啊！」他更加奇怪了：「有嗎？什麼時候，在哪裡？」道悟禪師說：「你拿茶來，我就接了；你拿東西來，我就吃了；你跟我行禮的時候，我就點頭了；這不就是指示你的心要嗎？」他聽了好像有點消息，就開始低下頭在想。道悟禪師立刻就講說：「見則直下便見，擬思便差。」就說你見，當下就看到了（知道了）；你還在想，就差矣。他真的悟了。

他就問了，因為我們了解一個道理以後，你要保任。保任，就是你要保持著。就好像龍養珠一樣，你有個珠一定要養著，讓它不要流失掉，或者一直讓他保持著光亮。他就問道悟禪師：「我要怎麼保任？」他就說：「任性逍遙，隨緣放曠；但盡凡心，無別聖解。」他意思就說，佛法本來就是很平常的，不要做特別想法。也不需要說我一定要安禪習定，一定要打坐習定，也不需要做什麼特別的用功，就要很平常心。「但盡凡心，無別聖解」，就沒有一點凡心存在，凡心就是我們那種俗人、俗世的心，不要放在心裡面，那便是最好的保任。這是告訴我們的心隨時都要保持清淨的，不要刻意做什麼；當我們刻意做什麼事情，都是不清淨的。所以這就是他的心地法門。所以崇信禪師學了這個法門以後，就把這個禪法弘傳下去。

所以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道悟禪師他在教導弟子裡面，他有馬祖大師的大事大用的做法，也有石頭禪師那種很細膩的教誨。所以這就是石頭希遷禪師下來的道悟禪師他的教誨。

再就是另外一個藥山惟儼禪師，他也是石頭希遷禪師的法嗣，他出家以後，也嚴持戒律，對經論也是很有研究。但是他同時感覺到說我沉醉於義理的研究，也不能解決生死大事。他又說：「大丈夫當離法自淨。」因為在戒律上很

多細節，衣服怎麼穿、走路怎麼走，很多細節禮儀他都要細心。他覺得應該離法自淨；就說我應該不要有這些，我自己本來就應該很清淨的。然後他就去石頭希遷禪師那邊參。

他參石頭希遷禪師的時候，就問：「三乘十二分教，我有點知道，但是常常聽到說南方『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』，我實在不明白，請和尚開示。」石頭和尚就說：「這麼樣也不可以，不這麼樣也不可以，這麼樣不這麼樣也不行，那你要怎麼做？」惟儼禪師就不知道怎麼辦。石頭和尚說：「你的因緣不在這兒，上馬祖大師那裡去。」他就去了馬祖大師那裡。他就把同樣的問題來問馬祖大師。這時候馬祖大師就說：「我有時揚眉瞬目，有時不揚眉瞬目；有時揚眉瞬目是，有時揚眉瞬目又不是的，那你怎麼說？」他一聽就悟了，就歡喜禮拜。馬祖大師：「你到底知道什麼？」他說：「我在石頭處，就好像蚊子在鐵牛上邊。」鐵牛皮不是鐵嗎？蚊子怎麼叮，也叮不到，就是他得不到石頭希遷禪師的精髓。馬祖大師就說：「既然這樣，你自己好好護持。」所以他就在馬祖大師那裡三年，然後他又重回到石頭希遷禪師那兒。

有一次他在石上打坐，石頭和尚就問他：「你在做什麼呢？」他說：「一物不為。」石頭和尚就說：「你是這麼閒坐的？」惟儼禪師說：「如果是閒坐，還是有為啊。」石頭和尚說：「那你說不為，不為個什麼東西？」他說：「千聖亦不識。」就是一千個聖人他們都不知道的。石頭和尚一聽，知道他已經開悟了。石頭和尚就說：「我這裡針刺不進去的。」惟儼禪師說：「我這裡是石頭上栽花的。」所以石頭和尚就印可了惟儼禪師，就印證了他。通常這些禪師被印證以後，他就會去外邊法化一方。

我們講一個公案。有一次惟儼禪師在看經典，他的弟子就說：「和尚，您不是不准我們看經典，怎麼您自己在看呀？」惟儼禪師說：「這個經典是來遮眼睛的。」這個弟子就說：「我學和尚來遮眼睛好不好？」惟儼禪師說：「如果你拿經典的話，連牛皮你都遮不到，就是牛皮會看透，就是牛皮拿來遮你，你還看得透。」表示你沒有辦法用心遮眼睛。為什麼？我們會執著在經義上，看了以後，就在經典上經義上在那裡琢磨，在那裡思維，反而忘記了真正的修行、真正的不執著。所以說，就是再厚的東西，我們還是看得透，沒把它遮住。

還有一個就是唐代有一個大文豪，叫李翱，翱翔的翱。他也是來拜見的，因為他聽說藥山惟儼禪師很有名，就拜見他。惟儼禪師正在念經，他就沒有看他，沒有理他。他的侍者就報告說：「和尚，太守來看你了。」這個李翱就說了：「見面不如聞名。」他說我聽你的名字才來看你，你還不回頭來看，所以見面不如聞名。這時候惟儼禪師就說：「太守因何貴耳賤目？」就說你為什麼會聽你的耳朵，放棄你的眼睛。李翱就跟他道歉，並且就問他：「什麼是道

呢？」惟儼禪師指指天空，又指指旁邊的瓶子說：「雲在天，水在瓶。」李翱就說「練得身形似鶴形，千株松下兩函經；我來問道無餘說，雲在青天水在瓶。」明白嗎？

惟儼禪師在臨寂之前，就叫了：「法堂倒了！法堂倒了！」他的徒眾就很緊張，趕快拿來柱子撐那個法堂。結果惟儼禪師就說：「你們都不懂我的意思。」就入圓寂了。

這裡讓我們想到我們的師父（宣化上人），師父也曾經講過：「我的弟子沒有人了解我。」我想師父一定很孤單的，因為沒有人了解他。但是在他們來講，也沒有什麼孤單不孤單的。我們覺得他很孤單的，可是在他來講一直都是這麼孤寂。以前師父跟我講過，他說：「沒有人可以了解我，我其實有很多很多的計劃，這計劃我跟人家講出來，都會把人家嚇死。」所以以前的古來大德真的都是：「千山我獨行。」

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到這裡。接下來就是各位法師再講各個宗派。

阿彌陀佛